

中国公案小说

貳

中国公案小说

李品武

第二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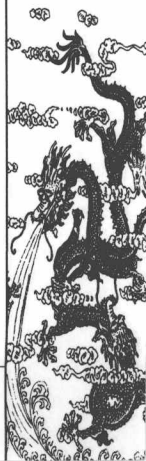
吉林大学出版社



第二卷 目录

狄公案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1)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5)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8)
第二十二回	想案情猛然醒悟	听哑语细察行迹	 (12)
第二十三回	访凶人闻声报信	见毒蛇开释无辜	 (16)
第二十四回	探消息假言请客	为盗贼大意惊人	 (20)
第二十五回	以假弄真何恺捉贼	依计行事马荣擒人	 (24)
第二十六回	见县官书生迂腐	揭地窖邑宰精明	 (28)
第二十七回	少年郎认供不讳	淫泼妇忍辱熬刑	 (32)
第二十八回	真县令扮作阎王	假阴官审明奸妇	 (36)
第二十九回	狄梁公审明奸案	阎立本保奏贤臣	 (40)
第三十回	赴杀场三犯施刑	入山东二臣议事	 (44)



第三十一回	大巡抚访闻恶棍	小黄门贪索赃银	(48)
第三十二回	元行冲奏参小吏	武三思怀恨大臣	(52)
第三十三回	狄仁杰奏参污吏	洪如珍接见大员	(56)
第三十四回	接印绶旧任受辱	发公文老民伸冤	(60)
第三十五回	审恶奴受刑供认	辱奸贼设计讥嘲	(64)
第三十六回	敲铜锣游街示众	执皮鞭押令念供	(68)
第三十七回	众豪奴恃强图劫	好巡捕设计骗人	(72)
第三十八回	投书信误投罗网	入衙门自入牢笼	(76)
第三十九回	求人情恶打张昌宗	施国法怒斩周卜成	(79)
第四十回	入早朝直言面奏	遇良友细访奸僧	(83)
第四十一回	入山门老衲说真情	寻暗室道婆行秽事	(88)
第四十二回	王虔婆花言骗烈妇	狄巡抚妙计遣公差	(93)
第四十三回	王进士击鼓呼冤	老奸妇受刀身死	(98)
第四十四回	金銮殿狄仁杰直言	白马寺武三思受窘	(103)
第四十五回	搜地窖李氏尽节	升大堂怀义拷供	(108)
第四十六回	金銮殿两臣争奏	刑部府奸贼徇私	(113)
第四十七回	众百姓大闹法堂	武三思哀求巡抚	(118)
第四十八回	武承业罪定奸僧	薛敖曹夜行秽事	(123)
第四十九回	薛敖曹半路遭擒	狄梁公一心除贼	(128)
第五十回	查旧案显出贺三太	记前仇阉割薛敖曹	(132)
第五十一回	薛敖曹哭诉宫廷	武则天怒召奸党	(136)
第五十二回	怀宿怨诬奏忠良	出愤言挽回奸计	(140)
第五十三回	用匪刑敬宗行毒	传圣诏伟之尽忠	(144)
第五十四回	狄仁杰掌颊武承嗣	许敬宗勾结李飞雄	(148)
第五十五回	太行山王魁送信	东京城敬宗定谋	(152)

第五十六回	李飞雄兵下太行山	胡世经力守怀庆府		(156)
第五十七回	安金藏剖心哭谏	狄仁杰奉命提兵		(161)
第五十八回	开战事金城送命	遇官兵吴猛亡身		(165)
第五十九回	访旧友计入敌营	获胜仗命攻大寨		(169)
第六十回	四面出兵飞雄中计	两将身死马荣回营		(173)
第六十一回	李飞雄悔志投降	安金藏入朝报捷		(177)
第六十二回	庐陵王驾回怀庆	高县令行毒孟城		(181)
第六十三回	见母后太子还朝	念老臣狄公病故		(185)
第六十四回	张柬之用谋除贼	庐陵王复位登朝		(190)

蓝公案

卷 上

五营兵食		(194)
三充盗尸		(198)
邪教惑民		(201)
幽魂对质		(202)
葫芦地		(204)
没字词		(206)
龙湫埔奇货		(208)
死丐得妻子		(211)
贼轻再醮人		(212)



兄弟讼田	(215)
闽广洋盗	(217)
卓洲溪	(222)
改甲册	(225)

卷 下

云落店私刑	(227)
三山王多口	(232)
西谷船户	(234)
忍心长舌	(240)
仙村盗	(243)
尺五棍	(247)
林军师	(250)
山门城	(253)
猪血有灵	(257)
古柩作孽	(260)
蜃楼可畏	(262)

于公案

第 一 传 于少保韶年出类 兰古春风鉴超群	(265)
-----------------------------	-------



中国公案小说

第二卷 目录

第二传	张代巡特提进泮	范方伯交馈资家	 (268)
第三传	虎丘山良朋偶会	星宿阁妖魅惊逃	 (272)
第四传	同仁里夫妻合卺	山东旅将相奇逢	 (276)
第五传	于廷益大比登科	高孟升坚辞会试	 (281)
第六传	莅广东备陈瑶疏	按江西鞠明奸恶	 (284)
第七传	于侍御保友赴京	高徵君辞爵归省	 (288)
第八传	从御驾议收汉庶	至单桥谏免赵王	 (291)
第九传	叱庶人骤升三品	旌义叟全活万民	 (294)
第十传	于院示捐资劝谕	众民诵赈济歌谣	 (296)
第十一传	戮淫僧救全少妇	矜老嫗规谏贤王	 (301)
第十二传	化盗辩冤真盛德	判疑拔吏见无私	 (304)
第十三传	王振恃权诛谏职	太后盛怒暂徇情	 (308)
第十四传	权珰蒙蔽劝亲征	王师败绩于土木	 (312)
第十五传	正统蒙尘北地	于谦扶掖朝纲	 (316)
第十六传	景泰帝勉从登极	于尚书用计破兵	 (320)
第十七传	徐理首倡南迁	于谦力争北守	 (327)
第十八传	旧窗友赴京干谒	西和尚惊死教场	 (330)
第十九传	也先假和索金帛	高磐剖臂纳纶音	 (334)
第二十传	于公相形置地铤	杨俊诱捉喜宁回	 (339)
第二十一传	外国结连归和好	朝廷允奏遣臣僚	 (343)
第二十二传	李侍郎出使沙漠	罗少卿奉命遐荒	 (346)
第二十三传	遣使迎归上皇	安插永杜边衅	 (349)
第二十四传	于公荐贤置州县	徐理改讳治张湫	 (351)
第二十五传	神僧指水怪形藏	于公存海涵度量	 (354)
第二十六传	江渊为亲访智客	景泰立子建东宫	 (358)



第二十七传	两忠臣谏诤遭谴	女妖精遇正现形	 (362)
第二十八传	神卜幸邀元帅宠	忠臣得赐御医看	 (367)
第二十九传	良医诊出病源	御手亲烧竹沥	 (370)
第三十传	启南宫英宗复位	掩北斗学士登台	 (374)
第三十一传	逢相意诳上奏疏	吐丹忠亲写供状	 (377)
第三十二传	西市上屈杀忠臣	承天门忠魂覲诉	 (380)
第三十三传	天顺帝评功悼枉	徐武功被勘作法	 (384)
第三十四传	有贞云阳谪戍	石亨谋逆亡身	 (388)
第三十五传	童先开瞽得漏网	曹钦造反乱京城	 (392)
第三十六传	王师骈集擒奸党	有贞无法丧林泉	 (396)

狄公案

第十九回
邵礼怀认供结案
华国祥投县呼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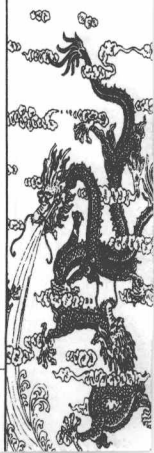
却说狄公见邵礼怀不肯招认，仍命收入监内，随即差马荣到六里墩，提孔万德到案。马荣领命去后，次日将胡德并汪仇氏一干原告，与孔万德一同来城。狄公随即升堂，先带孔万德问道：“本县为你这命案费了许多周折，始将凶手缉获。惟是他忍苦挨刑，坚不吐实，以此难以定案。但此人果否是正凶不是，此时也不能遽定，特提汝前来。究竟当日那姓邵同姓徐两人到你店中投宿时，你应该与他见面了，规模形样谅皆晓得。这姓邵的约有多大年岁，身材长短，汝且供来。”孔万德听了这话，战战兢兢地禀道：“此事已隔有数月，虽十分记忆不清，但他身形年貌，却还记得。此人约有三十上下的年纪，中等身材，面黑长瘦。最记得一件，那天晚间令小人的伙计出去沽酒，回来在灯光之下见他饮食，他口中牙齿好像是个黑色。大人昨日公差将他缉获来案，小人并不知道，在先又未与他见，并非有意诬栽。请大人提出，当堂验看，如果是个黑齿，这人也不必问供，那是一定无疑了。且小人还记得他那形样，一看未有不知的。”狄公见他指出实在证据，暗道：“天下事可以谎说得，这物件是他生成的样子，且将他提出看视。”当时在堂上标了监签，禁子提牌将邵礼怀带到案前，当中跪下。狄公道：“你这厮昨日苦苦不肯招认，今有一人在此，你可认得他么？”说着用手指着孔万德，令他认识。邵礼怀抬头一看，见是六里墩客店的主人，知是强辩不来，只得大声骂道：“你这老畜是谁？向与你未曾识



面，何故串通赵万全，挟仇害我。”孔万德不等他说完，一见了面，不禁放声哭道：“那客人，你害得我好苦呀！老汉在六里墩开设有数十年客店，来往客人无不信实，被你害了这事，几乎送了性命。不是这青天太爷，哪里还想活么？当时进店时节，可是你命我接那包裹的，晚间又饮酒的么？次日天明给我房钱，皆是你一人干的，临走还招呼我关门。哪知你心地不良，出了镇门就将那个徐相公害死。一个不足，又添上一个车夫。我看你也不必抵赖了，这青天太爷，也不知断了多少疑难案件，你想搪塞也是徒言。”复向狄公道：“小人方才说他牙齿是黑色，请太爷看视，他还从哪里辩白？”狄公听了此言，抬头将邵礼怀一望，果与他所说无异。当时拍案叫道：“你这狗头，分明确有证据，还敢如此乱言。不用重刑，谅难定案。”随即命左右取了一条铁索，用火烧得飞红，在丹墀下铺好，左右两人将凶犯提起，走到下面，将磕膝露出，对定那通红的链子，纳了跪下。只听哎哟一声，一阵清烟，哧哧的作响，真是痛入骨髓，把个邵礼怀早已昏迷过去。再将他两腿一望，已是皮肉焦枯，腥味四起。只见执刑的差役将火炉移到阶下，命人取过一碗滴醋，向炉中一泼，登时酸烟四起，透入脑门。约有半盏茶时，邵礼怀沉吟一声，渐渐地苏醒。狄公道：“你是招与不招？若再迟延，本县就另换刑法了。”邵礼怀到了此时，实是受刑不过，只得向上禀道：“小人自幼在湖州丝行生理，每年在此坐庄。只因去年结识了一个妇人，花费了许多本钱，回乡之后负债累累。今岁有一徐姓小官，名叫光启，也是当地的同业，约同到此买卖。小人见他有二三百金现银外，七八百两丝货，不由陡起歹意。想将他治死，得了钱财与那妇人安居乐业。一路之间虽有此意，只是未逢其便。这日路过治下六里墩地方，见该处行人尚少，因此投在孔家客店。晚间用酒将他灌醉，次日五鼓动身，彼时他还未醒，勉强催促他行，走出了镇口，背后一刀将他砍倒。正拟取他身边银两，突来过路的车夫，瞥眼看见，说我拦街劫盗，当时就欲声张。小人惟恐惊动居民，也就上前将他砍死，得了他的车辆，推着包裹物件，得路奔逃。谁知心下越

中国公案小说

狄公案



走越怕，过了两站路程，却巧遇了这赵万全，谎言请他售货，得了他几百银子，将车子与他推载。此皆小人一派实供，小人情知罪重，只求太爷开恩，俯念我家有老母。”狄公冷笑道：“你还记念着家乡，徐光启难道没有老小么？”说着，命刑房录口供，入监羁禁，以便申详上宪。当时书役将口供录好，高声诵念了一遍，命邵礼怀盖了指印，收下监牢。

狄公方要退堂，忽然衙前一片哭声，许多妇女男幼揪着二十四五岁的后生，由头门喊起，直叫伸冤。后面也跟着一个四五十岁的妇人，哭得更是悲苦，见狄公正坐堂，当时一齐跪下案前，各人哭诉。狄公不解其意，只得令赵万全先行退下，然后向值日差言道：“我问这干人为何而来？不要许多人，单叫他原告上来问话，其余暂且退下，免得审听不清。”值日差领命，将一众人推到班房外面，将狄公吩咐的话说了一遍。当时有两个原告跟他进来。狄公向下一望，一个是中年的妇人，一个是白发老者。两人到了案前，左右分开跪下。狄公问道：“汝两人是何姓名？有什么冤抑前来扭控？”只听那妇人先来开口道：“小妇人姓李，娘家王氏。丈夫名唤在工，是本地县学增生。只因早年亡故，小妇人苦守柏舟，食贫茹苦。膝下只有一女，名唤黎姑，今年十有九岁，去岁经同邑史清来为媒，聘于本地孝廉华国祥之子文俊为妻。前日彩舆吉日，甫咏于归。未及三朝，昨日忽然身死。小妇人得信，如同天塌一般，赶着前去观望。哪知我女儿浑身青肿，七孔流血，眼见身死不明，为他家谋害。可怜小妇人只此一女，满望半子收成，似此苦楚，求青天伸雪呢。”说毕，放声大哭，在堂下乱滚不止。狄公忙着命媒婆将她扶起，然后向那老者问道：“你这人可是华国祥么？”老者禀道：“老身便是国祥。”狄公道：“佳儿佳妇，本是人生乐事，为何娶媳三朝即行谋害。还是汝等翁姑凌虐，抑是汝家教不严，儿子做出这非礼之事？从实供来，本县好前去登场相验。”狄公还未说毕，华国祥已是泪流满面，说道：“举人乃诗礼之家，岂敢肆行凌虐。儿子文俊虽未功名上达，也是应试的童生，而且新婚燕尔，夫妇和谐，何忍下

此毒手？只因前日佳期，晚间儿媳交拜之后，那时正宾客盈堂，有多少年亲友欲闹新房。举人因他们是取笑之事，不便过于相阻。谁知内中有一胡作宾，乃是县学生员，与小儿是同窗契友，平日最喜嬉戏。当时见儿媳有几分姿色，生了妒忌之心，评脚论头，闹个不了。举人见夜深更转，恐误了吉时，便请他们到书房饮酒。无奈众人异口同声，定欲在新房取闹。后来有人转圜，命新人饮酒三盅，以此讨饶。众人俱已首肯，惟他执意不行。后来举人笑斥他几句，他就老羞变怒，说：‘取闹新房，金吾不禁。你这老头，如此可恼，三朝内定叫你知我的利害便了。’举人当时以为他是戏言，次日并复行请酒。孰料他心地窄狭，怀恨前仇，不知怎样将毒药放在新房茶壶里面。昨晚文俊幸而未曾饮喝，故而未曾同死。媳妇不知何时饮茶，服下毒药，未及三鼓便腹痛非常，登时合家起身看视，连忙请医求救，约有四鼓，已一命呜呼。可怜一如花似玉的美人，竟为这胡作宾害死。举人身列缙绅，遽遭此祸，务求父台伸雪。”说着也是痛哭不止。狄公听他们各执一词，乃道：“据你两造所言，这命案明是这胡作宾肇祸。但此人不知可曾逃逸？”华国祥道：“现已扭禀来辕，在衙前伺候。”狄公当时命带胡作宾到案。

一声传命，早见仪门外也是个四五十岁的妇人领着一个后生哭喊连声，到案跪下。狄公问道：“你就是胡作宾么？”下面答道：“生员正是胡作宾。”狄公随向他喝道：“还亏你自称生员，你既身列胶庠，岂不达周公之礼？冠婚丧祭，事有定仪，为何越分而行，无礼取闹？华文俊又与你同窗契友，夫妇乃人之大伦，为何见美生嫌，因嫌生妒，暗中遗害？人命关天，看你这一领青衣，也是辜负了。今日他两造具控，本县明察如神，汝当日为何起意，如何下毒，从速供来，本县或可略分言情，从轻拟罪。若谓你是黉门秀士，恃为护符，不能用刑拷问，那就是自寻苦恼了。莫说本县也是科第出身，十载寒窗，作了这地方官宰，即是那不肖贪婪之子，遇了这重大的案件，也是个国法人情，不容袒护。而且可知本县是言出法随的么？”狄公说了一番，不知



胡作宾如何回言，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回

胡秀才戏言召祸

狄县令度情审案

却说狄公将胡作宾申斥一番，命他从实供来。只见他含泪回言，匍匐在地，口称：“父台暂息雷霆，看生员细禀。前日闹房之事，虽有生员从中取笑，也不过少年豪气，随众笑言。那时诸亲友在他家中，不下有三四十人，生员见华国祥独不与旁人求免，惟向我一人拦阻，因恐当时便允，扫众人之兴，是以未曾答应。谁知忽然长者面斥生员，因一时面面相窥，遭其驳斥，似乎难以为情，因此无意说了句戏言，教他三日内预备，不知借此为转圜之话，而且次日华国祥复设酒相请，即有嫌隙，已言归于好，岂肯为此不法之事，谋毒人命。生员身列士林，岂不知国法昭彰，疏而不漏？况家中现有老母妻儿，皆赖生员舌耕度日，何忍作此非礼之事，累及一家？如谓生员有妒忌之心，他人妻室，虽妒亦何济于事。即便妒忌，应该谋占谋奸，方是不法人的奸计，断不至将她毒死。若说生员不应嬉戏，越礼犯规，生员受责无辞。若以生员谋害人命，生员实是冤枉，求父台还要明察。”说毕，那个妇人直是叩头呼冤，痛哭不已，狄公问她两句，乃是胡作宾的母亲，自幼孀居，抚养这儿子成立。今因戏言遭了这横事，深怕在堂上受苦，因此同来，求狄公体察。狄公听了他三人言词，心下狐疑不决，暗道：“这华李两家，见了女儿身死，自然是情急具控。惟是牵涉这胡作宾在内，说他因妒谋害，这事大有拟疑。莫说从来闹新房之人断无害新人性命之理，即以他为人论，那种风度儒雅，不是谋害人命的人。而且他方才所禀的言词，甚是入情入理。此事倒不可造次，误信供词。”停



了一晌，乃问李王氏道：“你女儿出嫁未及三朝，遽尔身死，虽觉身死不明，据华国祥所言，也非他家所害。若因闹新房起见，胡作宾下毒伤人，这是何人为凭？本县也不能听一面之词，信为定讞。汝等姑且退回，具禀补词，明日亲临相验，那时方辨得真伪。胡作宾无端起衅，指为祸首，着发县学看管，明日验毕再核。”李王氏本是世家妇女，知道公门的规矩，理应验后拷供，当时与华国祥退下堂来，乘轿回去，专等明日相验。惟有胡作宾的母亲赵氏，见儿子发交县学，不由一阵心酸，嚎啕大哭。无奈是本官吩咐的，直待望他走去，方才回家，预备临场判白。这也不在话下。

但说华国祥回家之后，知道相验之时闲人拥挤，只得含着眼泪命人将厅堂及前后的物件搬运一空。新房前后搭了芦席，虽知房屋遭其损坏，无奈这案情重大，不得不如此办法。所幸他尚是一榜人员，地方上差役不敢罗唆。当时忙了一夜。惟有他儿子见了这个美貌娇妻，两夜恩情，忽遭大故，直哭得死去活来。李王氏痛女情深，也是前来痛哭。这一场祸事，真叫神鬼不安。

到了次日，当坊地甲先同值日差前来布置，在厅前设了公案，将屏门大开，以便在上房院落验尸，好与公案相对。所有那动用物件，无不各式齐全。华国祥当时又请了一妥实的亲戚，备了一口棺木，以及装殓的服饰，预备验后收尸。各事办毕，已到巳正时候，只听门外锣声响亮，知是狄公登场。华国祥赶急具了衣冠，同儿子迎接出去，李王氏也就哭去后堂。狄公在福祠下轿，步入厅前。国祥邀了坐下，家人献上茶来。文俊上前叩礼已毕。狄公知是他儿子，上下打量了一番，也是个读书儒雅的士子，心下实是委决不下，只得向他问道：“你妻子到家甫经三天，你前晚是何时进房的么？进房之时，他是若何模样？随后何以知茶壶有毒，他误服身亡？”文俊道：“童生因喜期诸亲前来拜贺，因奉家父之命往各家走谢。一路回来，已是身子困倦，适值家中补请众客，复命之后，不得不略与周旋。客散之后，已是时交二鼓，当即又至父母膝前稍事定省，然后方至房中。彼时妻子正坐在

床沿下面，见童生回来，特命伴姑倒了两盏浓茶，彼此饮吃。童生因酒后已在书房同父母房中饮过，以至未曾入口，妻子即将那一盏吃下，然后入寝。不料时交三鼓，童生正要睡熟，听她隐隐地呼痛。童生方拟她是积寒所致，谁知越痛越紧，叫喊不休。正欲命人请医生，到了四鼓之时，已是魂归地下。后来追本寻源，方知他腹痛的原由，乃是吃茶所致。随将茶壶看视，已变成赤黑的颜色，岂非下毒所致？”狄公道：“照此说来，那胡作宾前日吵闹之时，可曾进房么？”文俊道：“童生午前即出门谢客，未能知悉。”华国祥随即说道：“此人是午前与大众进房的。”狄公道：“既是午前进房的，这茶壶设于何地？午后你媳妇可曾吃茶么？泡茶又是谁人？”华国祥被狄公问了这两句，一时反回答不来，直急得跌足哭道：“举人早知有这祸事，那时就各事留心了。且是新娶的媳妇，这琐屑事也不便过问，哪里知道得清楚？总之这胡作宾素来嬉戏，前日一天也是时出时进的。他乃有心毒害，自然不为人看见了。而况他至二更时候，方与众人回去，难保午后灯前背人下毒。这事但求父台拷问他，自然招认了。”狄公道：“此事非比儿戏，人命重案，岂敢据一己偏见深信不疑？即令胡作宾素来嬉戏，这两日有伴姑在房，他亦岂能下手？这事恐另有别故。且请将伴姑交出，让本县问她一问。”华国祥见他代胡作宾辩驳，疑他有心袒护，不禁作急起来，说道：“父台乃民之父母，居官食禄，理合为民伸冤。难道举人有心牵害这胡作宾不成？即如父台所言，不定是他毒害，还就此含糊了事么？举人尚身在缙绅，出了这事尚且如此怠慢，那百姓岂不是冤沉海底么？若照这样，平日也尽是虚名了。”狄公见他说起混话，因他是个苦家，当时也不便发作，只得说道：“本县也不是不办这案。此时追寻，正为代你媳妇伸冤的意思，若听你一面之词，将胡作宾问抵，设若他也是个冤枉，又谁人代他伸这冤呢？凡事俱有个理解。而且此时尚未问验，何以就如此焦急？这伴姑本县是要讯问的。”当时命差役入内提人。华国祥被他一番话，也是无言可对，只得听他所为。

转眼之间，伴姑已伏俯在地。狄公道：“你便是伴姑么？还是李府



陪嫁过来，还是此地年老仆妇？连日新房里面出入人多，你为何不小心照应呢？”那人见狄公一派恶言厉声的话，吓得战战兢兢，低头禀道：“老奴姓高，娘家陈氏。自幼蒙李夫人恩典，叫留养在家，作为婢女。后来蒙恩发嫁与高起为妻，历来夫妇皆在李家为役。近来因老夫人与老爷相继物故，夫人以小姐出嫁，见老奴是个旧仆，特命陪伴前来。不意前晚即出了这祸事了。小姐身死不明，叩求太爷将胡作宾拷问。”狄公初时疑惑是伴姑作弊，因他是贴身的用人，又恐是华国祥嫌贫爱富另有别项情事，命伴姑从中暗害，故立意要提伴姑审问。此时听她所说，乃是李家的旧人，而且是她携着大的小姐，断无忽然毒害之理，心下反没了主意。只得向她问道：“你既由李府陪嫁过来，这连日泡茶取火，皆是汝一人照应的了。临晚那壶茶，是何时泡的呢？”高陈氏道：“午后泡了一次，上灯以后又泡了一次。夜间所吃，是第二次泡的。”狄公又道：“泡茶之后，你可离房没有？那时书房可曾开酒席。”伴姑道：“老奴就吃夜饭出来一次，余下并未出来。那时书房酒席，姑少爷同胡少爷也在那里吃酒。但是胡少爷认真，晚间忿忿而走，且说下狠言，这毒药半是他下的。”狄公道：“据你说来，也不过是疑猜的意思。但问你午后所泡的一壶，可有人吃么？”伴姑想了一会，也是记忆不清。狄公只得入内，相验尸骸。不知后事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第二十一回

善言开导免验尸骸

二审口供升堂讯问

却说狄公听了伴姑高陈氏之言，更是委决不下，向华国祥说道：“据汝众人之言，皆是独挟己见。茶是灯后泡的，其时胡作宾又在书房

饮酒，伴姑除吃晚饭又未出来，不能新人自下毒物。不然，即要在伴姑身上追寻了。午后有无人进房，他又记忆不清，这案何能臆断？且待本县勘验之后，再为审断罢。”说着起身到了里面。

此时李王氏以及华家大小眷口，无不哭声震耳，说：“好个温柔美貌的新娘，忽然遭此惨变。”狄公来至上房院落，先命女眷暂避一避，在各处看视一遭。然后与华国祥走到房内，见箱笼物件俱已搬去，惟有那把茶壶并一个红漆筒子，放在一张四扇漆桌子上，许多仆妇在床前看守。狄公问道：“这茶壶可是本在这桌上的么？你们取了碗来，待本县试它一试。”说着，当差的早已递过一个茶盏。狄公亲自取在手中，将壶内的茶倒了一盏，果见颜色与众不同，紫黑色，如同那糖水相似，一阵阵还放出那派腥气。狄公看了一回，命人唤了一只狗来，复着人放了些食物在内，将他泼在地下。那狗也是送死，低头哼了一两声，一气吃下。霎时之间，乱咬乱叫，约有顿饭时节，那狗已一命呜呼。狄公更是诧异，先命差役上了封标，以免闲人误食，随即走到床前，看视一遍。只见死者口内漫漫地流血，浑身上下青肿非常，知是毒气无疑。转身到院落站下，命人将李王氏带来，向着华国祥与她说道：“此人身死，是中毒无疑，但汝等男女两家，皆是书香门第，今日遭了这事，已是不幸之事，即具控请本县究办，断无不来相验之理。但是死者因毒身亡，已非意料所及，若再翻尸寻骨，死殖难安。死者固更觉含冤，生者亦关体面。本县愚见，莫如以中毒身亡定案，俟后审出正犯，即以此作抵，免得此时翻尸相验。此乃本县怜惜之意，特地命汝两造前来说明缘故，若不忍死者吃苦，便具免验结来，以免日后反悔。”华国祥还未开言，李王氏向狄公哭道：“青天老爷，小妇人只此一女，因她身死不明，故尔据情报控。既老爷如此定案，免得死后受苦，小妇人情愿免验了。”华文俊见岳母如此，总因夫妇情深，不忍她遭众人摆布，也就向国祥说道：“父亲且允了这事罢。孩儿见媳妇死得太惨，难得老父台成全其事，以中毒定案，此时且依他收殓。”华国祥见儿子与死者的母亲皆如此说，也不肯过事苛求，只得退下，同

